

中 · 国 · 皇 · 帝 · 皇 · 后 · 百 · 传

努尔哈齐



ONE HUNDRED BIOGRAPHYS
OF THE EMPERORS AND
EMPRESSES I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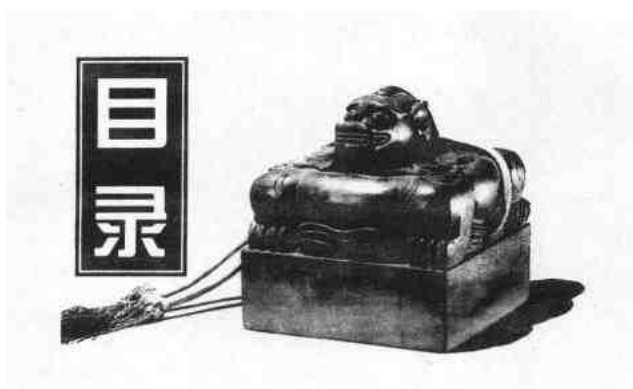
中国皇帝皇后百传



努尔哈赤

远方出版社





第一章	多难的童年	(1)
第二章	愤而起兵	(28)
第三章	女真合一	(54)
第四章	后金立国	(119)
第五章	征抚并用的蒙古政策	(141)
第六章	与明决裂	(160)
第七章	争夺辽东	(183)
第八章	辽沈的治理	(209)
第九章	风烛残年	(237)
第十章	努尔哈赤逸事	(267)



第一章 多难的童年



一、鸟的传人

努尔哈赤所在的女真族人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最先是在夏、商、西周时期即已出现在文献记载中，那时称“肃慎”，如《竹书记年》所载：“虞舜 25 年，肃慎献弓矢。”由此可见，在没有铁器的时代，他们即以弓矢见长，经历了虞、夏、商、周已近千年的磨炼，所以在辽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女真人兵满万人即不可敌，其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们擅长弓箭这一特点。不过，如果没有战事发生，射箭的特长主要还是用在打猎谋生上。肃慎的后裔到了汉唐时代曾称为挹娄、勿吉、靺鞨，都是肃慎部族随着当时的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地方而起的不同的名称。到了宋、辽、金、元、明时期，肃慎的后裔又称作女真，“女真”二字是“肃慎”的转音，“女”字与“汝”字同音；而“汝”字在方言当中又与北方人说的“肃”字同音，那么“真”字为“慎”字的本音，即不用过多解释了。

在辽、金、元三代，女真的名称在官书上都写作“女直”，因为辽兴宗海“宗真”，因而为避开“真”字而为“直”字。清朝人忌讳说自己是女真人的后裔，而不忌讳提肃慎，因为这个名称在夏、商、周时即有，这样，提肃慎便可以表明自己祖先的历史该有多么地久远，而提女真则显而易见自己曾是辽代





的藩属国。其实在清太宗以前，女真并不被忌讳，后来清太宗皇太极下令禁止使用这一名称，改号为“满洲”，那是在天聪九年（1635）的事了。

到了明代，女真人被分为三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它包括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其下各有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在现在的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一带生活的是建州女真，“建州”是唐朝渤海时代的旧称。乌苏里江支流穆稜河一带叫毛怜，这地方也属于建州范围。清代的祖先出自于建州女真，所以，建州女真是清朝的正系。在今天的吉林省抚余县以北、松花江南岸以及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一带的是海西女真。海西是指乌龙江，就是松花江的下游，是元代行政区域的名称。在今天松花江流域同江县以北，黑龙江南岸与北岸居住的是“野人女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图腾。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人虔诚地尊崇着鸟类。

这是一个动人的神话，讲述了一个民族兴起的历程。

相传，在辽东地区、巍峨壮丽的长白山东北部有座布库里山，山下有一清澈透明的水池，名布尔瑚里。夏季的池水，蓝如天空，平若镜面，池边绿茸茸的野草和娇美吐艳的鲜花，不时吸引着翩翩起舞的蝴蝶和喳喳欢跃的鸟雀……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也许正是这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美诱惑了天上的神灵。

一天，三位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布尔瑚里。她们是三姐妹，大姐名恩库伦，二姐名正库伦，三妹名佛库伦。美的魅力使她们忘情，于是脱衣沐于地中。许久，三姐妹浴毕上岸。这时，一只神鹊飞来，盘旋在三姐妹的头上，轻盈可爱。三姐妹频频抬头观望。突然，神鹊将口中一颗红色的果子丢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红果光滑鲜艳，佛库伦爱不释手，放到地上恐其污秽，捧到手里无法穿衣，于是，她便含到了口里。不料，红果刚刚放到口中，竟顺势滑到腹内。顿时，佛库伦感到腹部





沉重，她无法飞回天上，只好与两位姐姐告别，暂时留在了人间。

不知过了多久，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十几个春秋过后，即长成一个相貌英俊、举止非凡的奇男子。佛库伦向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并郑重地嘱咐他说：“上天生你，以定乱国，你要前往治之。”说完，她给儿子一条船，指给他乘船前往的方向，然后凌空而去。

布库里雍顺谨遵母教，乘船由牡丹江上游顺流而下，驶过险流峡谷，来到牡丹江与松花江的汇流点——斡朵里（今黑龙江依兰）地方。

斡朵里是个百户人家的村寨，分为三姓，这些体态骠悍的女真人，生性好斗，争相雄长，原始仇杀的遗风，使茅舍相般的村寨笼罩在一片杀气中。于是，当布库里雍顺以“上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的豪言出现在三姓人的面前时，为之震慑的三姓人，遂交手为轿，抬着布库里雍顺至寨中，奉其为“贝勒”（首领）。

斡朵里在布库里雍顺的治理下，百姓晏安。

然而，数世之后，布库里雍顺的后人却因荒淫无道，激起了众怒。勇敢的三姓人以残暴反对残暴，他们几乎杀死了爱新觉罗家族中所有的人。当他们发现有一个叫范察的小孩子逃掉后，仍然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范察奔跑在荒野里，漫无边际的荒野无处藏身，眼看追兵迫近，危在旦夕。正在这时，一只神鹊落到范察的头上。于是，越来越近的追兵竟然将栖落神鹊的范察当成一株枯木，罢兵而归。

神鹊的后裔，鸟的传人，在危难之中又得神鹊相助。

这个动人的神话，记载了努尔哈赤祖先在度过了远古的洪荒年代后，曾有过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大家庭时代。当私



有制打破母系氏族的均衡，仇杀的火焰使父系氏族向部落联盟过渡时，他的祖先曾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长。

但对努尔哈赤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自己是鸟的传人的传说，而鸟的传人即是英雄的后裔。

二、显赫的先辈

神鹊育人的传说，荒诞而遥远，但斡朵里三姓为努尔哈赤祖辈世居的地方则是真实的存在。

在历史文献中，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是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如果从元朝末年，猛哥帖木儿袭职任斡朵里万户（官名）来看，爱新觉罗家族的确有过显赫的历史，有过任职部落酋长兼官府达官的荣耀。

猛哥帖木儿是个有才干、有威望而又忠于明廷的大首领。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一月，建州卫大首领阿哈出朝拜永乐帝以前，猛哥帖木儿已经在朝鲜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一带居住二十多年。他率领部落成员抵抗北方兀狄哈（即窝集部人）的南扰，英勇地抗击了倭寇从海上的侵犯，立有战功。这时，他已经团结了女真各部，声望甚高。朝鲜边官也视猛哥帖木儿的部落为“东北面之藩篱”。因此，阿哈出来北京朝见的时候，在永乐帝面前荐举，并称赞猛哥帖木儿的为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相当的信任。永乐帝在给猛哥帖木儿的敕谕中，称赞他为人“聪明，识达天道”，令他尽快来北京接受封赏。

永乐二年正月，永乐帝急不可待地派遣使臣，即辽东东宁卫（今辽阳市老城）千户高时罗，奉旨协同朝鲜使臣诏谕猛哥帖木儿来京。三月，又派遣都司率领兵马，带着烧酒、马匹等物，赐给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向朝廷使臣表示诚心，决定亲自前赴北京朝贡。



永乐帝得知猛哥帖木儿对朝廷很恭顺，十分高兴，一方面下旨谕，让猛哥帖木儿亲自来朝，将封授给他官职、赐给赏物。同时，允许他仍然在原地管理军民，打围或者放牧，随意生活。属下的头领也可以一同来京，接受封赐。若是下属的众首领不能从来，可以开列他们的名字，朝廷一并封赏。从皇帝的重视程度来看，猛哥帖木儿对于团结女真人民，保卫明朝东北边疆，确实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明廷继阿哈出以后采取笼络女真首领的又一个重要措施。

猛哥帖木儿在同年九月初三日，从家里起程，前往京城朝拜永乐皇帝。到京后，倍受永乐帝和朝臣的礼遇。授予他建州卫都指挥使官职，赐给印信，金带等物品。随同来京的大小首领，包括阿哈出的长子释迦奴，亦授为指挥使，赐给金带。任命阿古车为毛怜卫（今吉林省嘎呀河以东地区）指挥使，赐给印信、银带等。猛哥帖木儿的妻子牒卓也同受款待，辞行时，皇帝赐给她衣服、金、银、绮帛。从这以后，猛哥帖木儿便以都指挥使身份与阿哈出共同管理建州卫事。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先从此正式成为明帝的边臣。

猛哥帖木儿授封以后，积极守边，勤劳不殆，屡立功绩，不断被晋升。猛哥帖木儿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叫做挥厚（又称挥护），是个万户。待猛哥帖木儿掌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改嫁给挥厚的异母弟包奇，又生同母弟于虚里、于沙哥。还有包奇原妻的儿子凡察、吾沙哥、时加波第等兄弟多人，成为女真人口众多，家族强盛的大部落。由于家族势力大，又是世袭的大首领，归附的户数多达几百户，上千口人。猛哥帖木儿接受明廷封赏以后，地位和声誉更高了，小部落和零星的女真人、户，相继前来归附，势力大增。凡是有重大的事件，他可以召集各部首领多达五十余人前来议事。约在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前后，猛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分开了，自成一卫，就是建州左卫。阿哈出仍然掌管建州卫（后称中卫），



这时建州开始有二卫。

猛哥帖木儿以本部落的成员组成一支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分为左、中、右三军。他亲自统率中军，凡察统领左军，长子权豆（又名阿谷）统领右军。这支武装是由部落中成年男子组成的，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武装队伍。平时从事生产，有事集合参战。

猛哥帖木儿凭借这支力量，为明廷守边，听调从征。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猛哥帖木儿曾经率领部下赴京跟驾，侍卫皇帝。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廷因猛哥帖木儿忠顺守边，按时进贡，晋升他为都督佥事，赐给冠带。

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六月，辽东女真千户杨木答兀逃离职守，掠走开阳（今开原）军民一千多口。随同猛哥帖木儿母亲等五百多户，迁居阿木河地区。

杨木答兀大肆掠夺开原人口，假传皇帝圣旨，宣德帝得知后震怒异常，下旨斥责杨木答兀违逆天道，背叛朝廷，哄吓良善，罪不容诛。并谕令，若是他及时悔恶从善，朝廷将屈法申恩，特加宽宥。如果继续怙恶不悛，将尽数擒拿，解到京师，以正国法。

从这以后，协助明廷追回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就成为猛哥帖木儿不容推拖的责任了。明廷一方面直接谕令猛哥帖木儿传令杨木答兀送还所掠去的人口，就是三岁的小儿也必须送还。同时，旨令朝鲜派遣官员前去催促。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明廷张内官带领随从人员到建州捕鹰回京，猛哥帖木儿、凡察等依遵朝廷命令，随同张内官送还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一百三十多人，此举颇得朝廷的赞许。宣德帝以猛哥帖木儿忠于职守，行为可嘉，晋升他为右都督。

猛哥帖木儿效忠于明廷，使明廷更加相信解决杨木答兀的问题必须依靠猛哥帖木儿。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受皇帝旨谕，率领官军一百五十二人，会同朝



鲜陪同人员，共一百六十多人，前往阿木河，再欢接收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十月十四日到达，屯兵于野。十五日拂晓，杨木答兀伙同古州女真（即所谓七姓野人）三百多人。突然将官军团团围住。两军交锋，互有伤亡。猛哥帖木儿闻讯率领五百人前来增援。他一马当先，截住要路，大呼：送出杨木答兀方可解围。敌方不允，两军列队大战。凡察、阿谷也相继率众前来助战。杨木答兀败阵落荒而逃。猛哥帖木儿率军勇猛追杀。杨木答兀为追兵所逼，势穷力竭，弃马登山而逃。在战场上，凡察等八人负伤，保卫了明廷的使臣和官军。

四天以后，十月十九日，朝廷使臣正要同凡察、阿谷等到各部去领取被掠人口，杨木答兀等人又率领七姓女真八百多人，各披明甲，包围了猛哥帖木儿、凡察、阿谷、歹都等人的家和官军营寨，纵火焚烧房屋。阿谷等措手不及，栅门被攻破，栅墙倒坏，敌军冲入内庭，内外喊杀声震天，白刃相接。因为事前无备，众寡不敌，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谷等多人战死。妇女、儿童和敕书、印信都被抢劫一空，只有凡察幸免于难。明使与官军乘着混乱的机会，奋力杀出。猛哥帖木儿付出重大代价，为保护明朝使臣，维护国法，做出了应有贡献。

明宣德帝虽然宣布杨木答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但这时的朝廷还能够遵守祖训，不肯轻易出兵讨伐。明太祖曾训示说：“四方诸侯，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其疆界，无故兴师，致伤人命。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近，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意思是说，只可练兵严防，万勿轻易远征，或穷兵黩武。因此，尽管凡察恳乞朝廷发兵，杨木答兀又屡次不肯听从旨令，而宣德帝也只下旨痛责，令他改恶从善而已。正统帝即位以后，更是从宽处置，晓谕杨木答兀：凡是先前所有的过失，都置之不问，并封其弟杨满皮为正千户。这时，朝廷执法得宜，猛哥帖木儿等女真人忠于职守，上下关系和谐，边陲得以巩固。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是有大功也有人过的人物。他敢做敢为，轰轰烈烈地度过了短暂的一生。正统七年（1442），明廷分建州左卫，析置建州右卫。《明英宗实录》记载：

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金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佺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新印收掌。

从此，建州女真就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等所属的核心部落遭到杨木答兀和七姓女真人残酷地屠杀和毁灭，部众骤然离散。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诸子被杀掠，余众无人统领，内部开始分争。其中部分人拥护阿谷的养子老胡赤，部分人跟随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不久，凡察入京报告兄长被杀的情况。宣德帝以凡察曾经立有战功，便任命他为都督金事，统领建州左卫部众。

时过不久，猛哥帖木儿的幼子董山和阿谷的妻子，在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的斡旋下，从掠夺的部落中赎取回来。董山回卫以后，在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与叔父凡察移居至佟佳江（今浑江）、苏子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苏子河）近地定居。这时董山虽然仅有二十岁，但在许多部众的支持下，同叔父凡察展开了争袭职位的明争暗斗。关键是争掌卫印和统管部众。董山没有归来以前，猛哥帖木儿的嫡系以阿谷养子老胡赤为代表的部众，反对凡察统领部落。后来因为明廷对凡察赐授新印，晋职加级，令他统领部众，斗争稍微平息了一些。董山归来以后，争袭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大部分部落成员心向董山，只有少数人拥护凡察。叔侄之间争袭夺位，互不相让。董山手握旧印奏报朝廷，想以印为凭独掌卫事。朝廷倾向凡察，想叫凡察掌管卫事，以董山充副职，同理卫事，命把旧印上缴朝廷。旨令下达以后，凡察、董山都认为旧印是祖宗传下来



的，不肯交回。明廷无可奈何，又决定保存旧印，由凡察掌卫事，把新印送还朝廷。结果叔侄关系更加紧张了，彼此视如仇敌，都置朝廷的决定于不顾，致成骑虎难下之势。事情既然如此，正统帝不得不采取更实际的步骤，即查询部落中的民心所向，以定取舍。辽东总兵官曹义得旨后，查知建州左卫部落大部分成员倾向董山。于是，朝臣决议请旨：增设建州右卫。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经皇帝批复，分建州左卫，增设建州右卫。任命凡察为都督同知，独掌右卫事。董山也为都督同知，独掌左卫事。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建州三卫”。

董山对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态度前后不同，前期基本上继承父志，忠于朝廷。明廷对于建树丰功伟绩的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也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提拔。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十一月，董山回卫以后，第一次向明廷奏事，述说父、兄被害的情景，提出要迁入辽东居住。

董山（童仓）迁往苏子河三卫合住后，官至右都督，势力复大振。他乘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年迈之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但是，明朝中期国力强盛，明廷在加强对女真等族地区管辖的同时，又实行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就是使其“各相雄长，不相归一”，彼此掣肘，尔争我杀。这种“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的政策，是明朝统治者对女真族的传统政策。同时，明辽东镇守太监、总兵官等，常对女真抚安无方，横加勒索，滥杀贡使，“启衅冒功”。这就激起女真首领的不满，以“寇掠”相报复。明廷则派兵攻杀，朝鲜也相呼应。仅建州女真迁居辽东的半个世纪间，先后受到朝鲜三次（其中一次与明合军）、明军三次袭创。其中最为惨重的是继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蒙难后，成化三年（1467）董山再度蒙难。

先是，董山（童仓）等女真贵族借口反对明朝政府的压迫，不时出兵辽东地区“犯抢”，掠夺耕牛、马匹、衣物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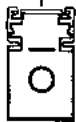


口，给辽东人民带来灾难。明廷的一份咨文中称：“建州三卫女直，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圣虐圣虐，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卫都督同董山（童仓），入京朝贡，返程被执，羁之广宁（今辽宁北镇）。同年九月，明军会朝鲜军，合攻建州，董山（童仓）被杀于广宁羁所。明廷派太监监军黄顺、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侯赵辅等统八万余官兵，分作五路——监军黄顺、都御史李秉、总兵赵辅统二万六千人，出鸦鹘关往苏子河，为中路；总兵韩濩统一万三千兵，发向通远堡，为右翼；总兵裴显统一万三千兵，发向碱厂；总兵王英和参将孙璟各统一万三千兵，分别发向抚顺所和铁岭卫，是为后军。东面，朝鲜以绫城君具致宽为都体察使，康纯、吴子庆、鱼有沼、崔适和李克均为裨将，领兵一万五千，分五道进攻。建州女真腹背受敌，力寡势弱，恃山林为险阻，借弓矢以御守。经过顽强抵御，建州女真损失惨重。据。《朝鲜李朝世祖实录》，记载主将康纯的奉启：

臣领兵于九月二十六日，与右厢大将南恰自满浦入攻婆猪江。斩李满住及古纳哈、豆里之子甫罗充等二十四名；擒满住、古纳哈等妻子及妇女二十四口；射杀未斩头一百七十五名；获汉人男一名、女五口，并兵械、器、仗、牛马；焚家舍积谷。退陈以后待辽兵，累日无声息，故本月初二日还师，初三日渡江。又左厢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入攻阿弥府。斩二十一级；射杀未斩头五十；获汉女一口，并兵仗、器械、牛马；焚家舍九十七区。亦与辽东并不遇。

朝鲜军未同明朝军会师。但是，明武靖侯赵辅在《平夷赋并序》中，详述了对建州女真之凶恨残暴，饕餮酷烈：

尽虏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面涂其膏。强壮尽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烬灭，犹瓦解而冰





消。空其藏而潞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

建州女真受辽东军与朝鲜军的双重打击，栅舍被焚烧，部民被杀俘，粮食遭烧掠，首领遭斩杀，焚荡殆尽，部落残破，罹难空前，无法统一。

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为锡宝齐篇古。董山（童仓）有三子：长妥罗，次妥义谟，三锡宝齐篇古。董山（童仓）死后，妥罗继父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弘治中，妥罗晋为一品都督。终明孝宗之时，妥罗曾五次入朝。妥罗执掌建州左卫印时，因其部曾受明军“焚其巢寨房屋一空”的重创，元气一时难以恢复。他又软弱无能，建州女真仍处于分裂的状态。正德元年（1506），妥罗死去。明廷以妥罗之子脱原保袭其父职。建州左卫指挥使脱原保，在明武宗时，曾先后五次入京“朝贡”。他曾于嘉靖二年（1523），最后一次进京“朝贡”，仍同明朝保持密切的关系。妥罗的三弟锡宝齐篇古，其事迹不详于文献记载。锡宝齐篇古只有一子，名叫福满。

努尔哈赤的曾祖是福满，后来清朝尊他为兴祖直皇帝。福满有六子：长德世库，居觉尔察地；次刘阐，居阿哈河落地；三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地；四觉昌安，居赫图阿拉地；五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六宝实，居章甲地。六人各筑城分居。而赫图阿拉城，与五城相距，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福满六子，共生二十二子。福满子孙凡二十八人，环卫而居。声息相通，成为建州女真中一个大宗族。福满的六子，后称为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 *ningguta* 的对音，意为六；“贝勒”是满语 *beile* 的对音，初意为“大人”、“首长”，为女真贵族之称号。崇德元年（1636）定封爵，贝勒在亲王、郡王之下。福满诸子孙聚族分居，耕田采猎，牧放孳息，在苏克素浒河地域是一个稍有势力的大宗族。

努尔哈赤的祖父是觉昌安（叫场），后来清朝尊他为景祖翼皇帝。觉昌安继承先业，居住在赫图阿拉。“赫图”是满语





hetu 的对音，意为横；“阿拉”是满语 ala 的对音，意为岗。赫图阿拉意为横岗，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乡老城村，后清定名为兴京。觉昌安（叫场）家族在苏克素浒河谷地带，耕田种粮，纺织麻布，并到抚顺马市贸易。据《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记载，觉昌安（叫场）从万历六年（1578）五月初三日至七月十二日，共六十九天的时间里，先后纳抽分税银与受抚赏银物凡三次：

（五月）初三日，落雨。夷人叫场等四十五名，到市与买卖人（原档残缺）猪牛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一号起（原档残缺）抽税银五两二分四厘。

（五月）初三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三名，牛二只、价银七钱五分，猪一只、价银一钱，盐一百五十五斤、价银六钱二分，共用银一两四钱七分。

（七月）十二日。抚赏买卖夷人叫场等二十一名，牛一只、价银二钱八分，猪三只、价银三钱七分，兀刺一双、价银七分，红布四匹、价银四钱八分，盐二百七十斤、价银一两八分，共用银二两二钱八分。

觉昌安（叫场）率四十五人到市买卖，其人数同叶赫贝勒率众千余人到市买卖相比虽相差甚大，但被载入明档说明，他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的一个小部首领。觉昌安（叫场）“有才智”，在族中享有威望，与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关系密切。他利用家族的优势，逐步扩大势力范围。其时，近地部落有硕色纳和加虎两个强族：

是时，近地部落中，有名硕色纳者，生子九，俱强悍；又有名加虎者，生子七，俱轻捷多方，尝身披绝甲，连跃九牛。二旗恃其强，侵袭诸路。

觉昌安（叫场）不畏强族，凭借智勇，率领宁古塔兄弟及子侄，往征硕色纳和加虎：

破硕色纳子九人，灭加虎子七人，尽收五岭迤东，苏克素



洮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六贝勒由此强盛。

觉昌安（叫场）族盛势众，颇孚众望。他有五子，长礼敦，次额尔衮，三界堪，四塔克世（他失），五塔察篇古。觉昌安（叫场）的第四子塔克世（他失），是努尔哈赤之父，后被清朝尊为显祖宣皇帝。

努尔哈赤的先世，从猛哥帖木儿至塔克世（他失），凡六代，历时二百年，由斡朵里经斡木河到凤州，再由凤州经斡木河到苏克素浒河谷，几经周折，数盛数衰，最后定居在赫图阿拉。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比海西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居住的地区更为优越。因此，建州女真在女真三大部中，“居中雄长，地最要害”。它比邻抚顺，接近汉族聚居地区，便于和汉族互市通商，输进铁制农具、耕牛和先进生产技术，加快了本部经济发展的步伐。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贡市”和“马市”贸易的扩大，各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到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上半叶，出现各部统一与社会变革的趋势。建州女真由于历史与地理、经济与文化、军事与政治、社会与民族、首领与部民的条件，就成为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核心。建州左卫指挥使世家出身的努尔哈赤，凭借时代机遇，组织部民力量，使用巧妙策略，施展个人魅力，跨入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历史之门。

努
尔
哈
赤

三、浪迹辽东

公元 1559 年，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一个女真贵族的家庭。似乎他与生俱来就与鸟有着不解之缘。不知何时有了这样的传说：他的母亲曾梦见天眼大开，飞出一只雪羽金爪的神鹰，直扑己怀，遂身怀有孕。于是，努尔哈赤便有了天上小白鹰下凡投胎的“身世”，甚至在史书上也有其母怀胎 13 月的记载。





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使人们的认识也变得模糊，而历史的纷繁和光怪陆离又使人们不得不借助于“天命”和“神话”。

同许多女真贵族一样，努尔哈赤的家庭奉行着一夫多妻制的原则。父亲塔克世有三妻、五子、一女。幸运的是，他的母亲是塔克世的正妻，姓喜塔他氏，名额穆齐。她为塔克世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即是努尔哈赤，还有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此外，侧室李佳氏，生次子穆尔哈齐。继室纳拉氏，生五子巴雅喇。

无疑母亲是得宠的。而其获宠的原因却似乎与众不同。

额穆齐，是建州女真首领、人称阿古都督王杲的女儿。也有人说是个砍柴的樵女，王杲游巡山中，见其相貌异人，遂收为义女。总之，额穆齐虽无天姿国色，却有着令人骇然的贵相。她的双眉之间有一淡红色的圆痣，大如鸽卵，按照《易经》所记的相学，这叫“眉担日月”，生子贵不可言。因而，身为都督的王杲曾为她大摆擂台，比武择婿，而在众多跃跃欲试的女真豪杰中，塔克世以骑术箭术刀术精湛连连夺魁，终于娶得这位象征大福大贵的女子。

白鹰借贵相的母体转世，使这位“鸟的传人”变得神秘莫测。然而，童年的努尔哈赤却不具备鸟的本能。他的名字，努尔哈赤，即“野猪皮”，不过说明他同所有的女真幼童一样，是个穿着兽皮长大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也像同族所有男孩子一样继承了女真人尚武的传统，酷爱骑马和射猎。他迷恋那巍峨高耸的呼兰哈达山，那缓缓穿行于山间、流经赫图阿拉山寨的苏子河，那层峦叠嶂、蜿蜒起伏、如卧龙盘旋欲飞的群山……。这山青水碧的高山低谷，正是努尔哈赤纵马驰骋的摇篮。

在苏子河畔，他曾有过以柳榆为弓、割荆蒿为矢的童年。他曾经与同伴比武较射，十几个天真顽皮却又十分认真的孩子，模仿大人，各出箭两支，竖为一簇，然后站在30步以远，